

主持人：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港台電視 31 及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健康節目《精靈一點》。今天是 2 月 20 日，星期四。我是主持人，今天與我搭檔的是陳家亮教授。Hello, Francis！

陳家亮教授：Hello，蘊儀。你好！好久不見了。

主持人：是啊，真的有一段時間沒見了。今天我們一起進行這個健康人物專訪。我覺得這是一件充滿愛心且需要極大耐性的工作。因為在醫院內進行教育工作，與我們平時在學校教學是完全不同的。在學校環境中，我們的教學方法主要是面對學生的課堂教學，但在醫院的病床旁，學生的學習情況可能會因身體狀況受到影響。畢竟，住院的孩子們因為不同的身體狀況需要接受治療，但學習仍然不能中斷。同時，他們的學習過程可能會因身體不適而受到影響。

陳家亮教授：確實如此。當我巡房時，有時經過兒科病房，會看到孩子們聚集在病房的中央，圍著一張桌子，有老師陪伴上課。我們通常進入醫院時，第一印象是來接受治療，很少想到有些孩子因各種原因需要長期住院，這對他們的學習影響是不可疏忽的。

主持人：是的，因此今天我們邀請到了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代表，與我們分享他們的工作和經歷。今天到場的嘉賓是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副校長胡佩珊女士，以及該校的曾偉信老師（曾 Sir）。

主持人：Hello，兩位，歡迎你們！請和我們的聽眾和觀眾打個招呼吧！

胡佩珊：Hello，大家好！

曾偉信：Hello，大家好！

主持人：Miss Wu，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理念和抱負嗎？

胡佩珊：好的。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成立於 1954 年，至今已經有 71 年歷史，並且是全香港唯一一所醫院學校。我們秉承紅十字會的人道精神，透過復康服務和特殊教育，幫助因身體傷殘或弱能而需要長期住院的學生接受教育。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全人教育，鼓勵學生在逆境中堅強面對挑戰，並發揮正能量。我們希望讓患病的學生即使在治療過程中，仍能保持學習的動力和興趣。目前，我們學校設有 26 個教學單位，分佈在 19 間公立醫院內，至今已服務超過 10 萬名學童。除了學業，我們也十分重視價值觀教育，希望學生能在特殊的醫院環境中，學會尊重生命、自強不息地面對病患。

主持人：Francis，我想當孩子們生病時，他們的心情肯定不會太好。再加上學習壓力，例如功課、考試，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雙重負擔。

陳家亮教授：沒錯。我記得自己在做實習醫生時，第一天進入兒科病房時完全不知所措。當時病房裡除了醫護人員外，我發現孩子們已經住院很長時間。我完成實習後，他們仍然在那裡，這讓我意識到，他們在醫院的身心發展和教育都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主持人：Miss Wu，你們的教學服務涵蓋哪些年齡層呢？

胡佩珊：我們的服務對象是 5 歲 8 個月至 18 歲的學生，涵蓋小一至中六的學齡階段。正如教授剛才提到的，這些學生在住院期間仍需要持續學習。我們的教育並不會成為他們的壓力，而是希望讓學生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情況下，能夠透過學習獲得知識，同時滋養心靈。

主持人：曾 Sir，當初是什麼契機讓你選擇加入醫院學校呢？這裡的挑戰應該比一般學校大很多吧？

曾偉信：確實如此。當時參加面試時，前輩和校長都介紹過這份工作的挑戰，但只有真正入職後，我才體會到床邊教學的實際情況。原來，在醫院環境下，怎樣在床邊進行單對單的有趣教學，這都是我逐步才慢慢認識是怎樣一點事。

主持人：你當時是否喜歡挑戰？例如兒時拼積木時，故意總是挑最小顆的來拼？因為醫院學校和一般學校的環境差異很大，你為何仍然決定加入？

曾偉信：我覺得這是一份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們的教師團隊充滿靈活性和愛心，願意與學生建立緊密聯繫，陪伴他們學習和成長。在這裡，每位老師都願意付出努力，並用心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方式。我們的團隊成員都願意挑戰自己，努力創造更適合學生的學習環境。

主持人：我也很想問一個問題，我也是一個老師，雖然我們面對不同的學生，會有指標，例如我加入一間中學或小學，這個校長一定說，我希望的學生那個畢業成績是有多個 A。以紅十字會醫院學校來說，作為一個老師，你們的指標、目標又是怎樣呢？

曾偉信：嗯，我們的指標其實比較大，因為同學全部都有原本學校，佢們有自己原本的公開試，或者課程進度。當學生完成治療，就會返回自己原本的學校。所以我們並不會單純以公開試成績為衡量標準，而是更關注學生來到這裡後，他的學習動機、知識增長、學習態度有沒有進步。這些變化我們會透過質性記錄來分析。

主持人：嗯，明白，那麼，會不會有個時間界線，例如住院超過幾日之後，就需要接受醫院學校的課程？

胡佩珊：一般來講，如果學生住院超過 3 日，我們就會自動將他列為我們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教學安排。當我們得知某位學生的住院時間可能長達三個月至半年時，我們會與醫生溝通，以了解他的具體狀況。對於這類長期住院的學生，我們會特別為他們制定學習計劃，這樣在學習安排上會更加有條理，也能更有針對性地幫助他們繼續學習。

主持人：說到學習計劃，我很感興趣，究竟你們是如何做到高度個人化的學習計劃呢？例如，有的學生可能再過幾個星期就要應考 DSE，或者準備小學入學試。你們會特別為他們安排補習課程嗎？還是有其他的應對方式？

曾偉信：我們的學習計劃確實是高度個人化的。通常，在第一次接觸學生時，我們會了解他的興趣、能力。如果學生來自精神科病房，我們可能會進行較為全面的學習能力評估，並考慮他的家庭背景等因素。根據這些信息，我們會與同事商討，為學生制定短期或中期的學習目標。

如果學生即將應考 DSE，我們會根據他的學習難點來調整教學內容。例如，有些學生可能對數學某些部分仍有困難，我們會針對這些問題作補充教學。此外，學生在住院期間的學習時間較為彈性，這是我們的一大優勢。我們的課程不會受到傳統學校的固定時間表限制，因此，如果某位學生知道自己最需要哪一課來準備考試，我們就可以集中時間幫助他強化該科目的學習。

舉例來說，曾有學生準備 DSE 時發現，自己在中三時期的某個學科內容仍未掌握，而這些內容在 DSE 考試中非常重要。我們的教師團隊就會為他「補回」這部分知識，幫助他全面準備應試。我們的老師都很樂意做這類個別化的補充教學，以確保學生在住院期間能夠得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支援。

主持人：曾 Sir，你主要教授哪些科目呢？

曾偉信：我主要教授數學和科學。

主持人：其實在醫院環境下，教學應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還需要很靈活的方式。Miss Wu，你們的教學模式是不是和一般學校有所不同？

胡佩珊：是的，除了傳統的學術科目外，我們還會加入遊戲化學習、科技教學等元素，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例如，在數學教學方面，我們設計了一些富有趣味性的數學遊戲。舉個例子，當我們教導四則混合計算時，老師會準備一套特別設計的數學卡牌，讓學生抽取卡牌並透過加減乘除的運算，將數字組成 24。這樣的方式不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增添趣味，也能夠幫助他們在病床上靈活運算，提高思維能力。即使是在休息的時候，學生也能透過這種遊戲方式進行訓練。

曾偉信：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會運用電子編程的方式來讓學生學習科技相關內容，此外，科技應用也是我們課堂的重要元素之一。我們會使用 iPad 應用程式來輔助學習，甚至讓學生動手設計 3D 打印作品。例如，學生可以在上午透過 iPad 進行 3D 建模，並在下午的時候，透過我們的辦公室 3D 打印機，將他們的設計成品打印出來，讓學生擁有實體作品，這樣的學習方式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參與感和成就感。此外，我們在去年也考慮到學生的學習體驗，因此特別開發了一套 VR 虛擬學習教材，讓學生即使身處病房內，也能透過頭戴式裝置參觀不同的文化古蹟。

主持人：因為在傳統學校裡，學生有機會參與許多戶外學習活動，但住院的孩子受限於病房環境，未必能夠外出參觀。這時候，科技的發展就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胡佩珊：是的，正如你所說，住院的學生無法像一般學童那樣自由參與參觀活動或校外交流，這正是促使我們思考如何拓展他們的學習邊界、突破現有限制的原因。適逢現今科技發展迅速，我們開始構思如何運用 VR 裝置，讓學生能夠參與虛擬遊學團。例如，他們可以參觀中國的歷史古蹟，甚至未來我們還計劃建立虛擬實驗室，讓學生不受空間限制地進行科學實驗，即使沒有傳統實驗室和器材，他們仍然可以透過 VR 體驗科學探究的樂趣。

陳家亮教授：醫院的環境通常較為擁擠，病床密集，並且伴隨著各種機器運作的聲音，例如監護設備發出的提示音等。在這樣的環境下，你們如何確保學生能夠專心學習，而不受周圍噪音的干擾呢？

曾偉信：我們會根據不同醫院的空間條件來調整教學方式。有些病房較為擁擠，但如果環境允許，學生可以在病床旁學習，只要能夠穩定坐好並配戴頭戴式裝置，就可以進行互動學習。而醫院方面也十分支持，我們與他們合作，安排專門的課室，讓學生在適當的情況下能夠進入課室學習，從而提供更接近學校環境的學習體驗。

主持人：在招聘教師時，是否會向應徵者說明實際教學中的挑戰？是否會提供特定的模擬課程或環境演練，例如當學生在課堂上感到不適時，應該如何應對？

胡佩珊：是的，我們會為新入職教師提供專門的培訓。首先，在醫院環境中，防疫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這與一般學校有很大不同。例如，進入病房前，我們需要先進行手部消毒、佩戴

口罩，甚至在傳染風險較高的病房，必須穿上防護衣。此外，教學策略的培訓也是重點之一。我們會向新老師介紹各種情境，分享前線教師的經驗，例如，如果學生在上課時感到疲倦，老師應如何靈活調整教學方式？或者當學生無法順利回答問題時，如何運用視覺化提示，如圖片或圖卡，引導他們思考和作答？這些教學技巧，都是我們在培訓中會重點教授的內容。

陳家亮教授：在人手安排上，是否能夠應對這種情況呢？如果一個病房內有 30 名學生，他們的年齡、背景和需求都各不相同，老師要如何同時兼顧這麼多不同的學生呢？這雖然是小班教學的模式，但實際上學生人數也不少，該如何平衡教學呢？

曾偉信：這正是醫院學校教學的一大挑戰之一。在伊利沙伯醫院的教學經驗中，每天的情況都不同，充滿變數。例如，我們進入病房後，才會確定當天有多少名學生，甚至有時需要即場應對 20 多名學生。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會與教學助理緊密合作，提前準備不同年級的教材，確保每位學生都能獲得適合的學習資源。同時，我們也會攜帶一整車的教材進入病房，根據學生的情況靈活分配。例如，對於我們較熟悉的學生，可以立即安排學習任務，讓他們先進行自主學習。此外，我們也會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如 iPad 和工作紙，讓學生先進行一些練習或互動學習，這樣老師可以在安排好一名學生的學習後，再轉而照顧其他學生，然後回頭檢視他們的學習進度，這樣能有助擴展更多學習機會。

主持人：由於每位學生的身體狀況不同，是否需要與醫療團隊溝通和協調？例如，醫療團隊可能會通知你們，某位學生在接下來的一週將接受特定療程，可能會影響專注力，這樣老師是否需要調整教學計劃，安排一些較輕鬆的學習內容，以配合學生的身體狀況呢？

曾偉信：這確實是我們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尤其是在精神科的教學服務中，學生的專注力、記憶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往往會受到病況的影響。因此，我們會根據醫療團隊的建議來調整課程內容，儘量安排學生感興趣且能夠參與的學習活動，過程中也讓學生明白自己正在進步的地方，並回饋給醫療團隊。例如藝術創作或遊戲式學習，以確保他們在適合的狀態下學習。

同時，我們也會密切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將這些資訊回饋給醫療團隊。例如，如果我們發現某位學生的專注力或計算能力有明顯進步，我們會向醫生報告，讓這些學習表現成為治療效果的一部分。因此，這種跨領域的合作不僅有助於學生的學習，也能幫助醫療團隊更全面地了解學生的康復進度。

陳家亮教授：學生每天需要上課多久呢？

胡佩珊：我們的目標是讓每位學生每天至少學習兩個學科，但具體的學習時間則會根據他們的健康狀況靈活調整。

例如，對於健康狀況較佳的學生，他們可能能夠專注學習 45 分鐘至 1 小時。而對於較容易疲憊的學生，可能連 30 分鐘的學習時間都難以維持，這時我們會先進行 15 分鐘的課堂，讓學生稍作休息，然後在幾個小時後，例如下午時段，再回來繼續學習。

因此，我們設立的只是最低要求——確保學生每天能夠完成至少兩堂課，而每堂課的實際時長則會根據學生的身體狀況進行靈活調整。

主持人：歡迎回到我們的健康人物專訪節目，今天我們邀請到陳家良教授以及葉蘊儀與我們一同討論。今天的話題與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有關，讓我們一起了解這所學校提供的服務，如何幫助正在住院接受治療的病童，甚至是在回家休養或進行療程時，繼續學習的可能性。我們今天邀請到了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副校長胡佩珊女士，以及該校的老師曾偉信先生（曾 Sir）。歡迎二位！

曾偉信：大家好！

主持人：我們知道醫院學校的老師需要配合不同的教材與工具，以適應醫院環境下的教學方式。甚至有時候老師還需要攜帶一些特殊的教學設備。今天我們特別看到了一台「喵喵機」，可以請你們介紹一下這台機器的用途以及它如何幫助學習嗎？

曾偉信：「喵喵機」其實是一種語音打印機。對於住院的孩子來說，他們有時因為身體不適而不太願意書寫，或者因病導致手部不便，甚至無法長時間使用手機或其他電子設備。因此，我們引入這款語音打印工具，讓孩子們可以透過語音輸入，機器便能將他們的話轉換成文字並打印出來，貼在學習指導單上。

此外，我們還會搭配可愛的插圖，使學習材料更加繽紛，從而提升孩子們的學習興趣。他們可以透過語音表達想法，再將文字和圖片組合起來，這樣不僅讓學習變得更輕鬆，也能提高參與感。這正是我們在醫院教學中，根據學生不同需求進行調整的方式，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夠在適合自己的方式下學習。

主持人：這真是個貼心的安排！因為孩子們在住院期間，可能因身體狀況無法寫字，但透過這種方式，他們依然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並提升學習動力。這確實是很有幫助的工具。

胡佩珊：沒錯，我們的核心目標是根據學生的需求靈活調整教學方式，確保他們能夠在適合的條件下持續學習。

剛才曾 Sir 提到，有些孩子可能因手部受傷或剛完成手術，體力較為有限，或者有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的情況，導致他們難以長時間專心學習。那麼，我們會將主流學校原本需要四堂課完成的內容，拆分成六堂甚至八堂課，讓學生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以小步子完成學習任務，同時獲得充分的休息，以減少學習壓力。此外，在課堂結束後，我們也會提供即時回饋，幫助學生反思學習成果，這也是我們教學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陳家亮教授：在醫院學校的教學中，學生的情緒管理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吧？不同的學生可能會因健康狀況或情緒問題而影響學習，例如，曾 Sir，你長期接觸精神健康相關的學生，應該特別有經驗。當學生因情緒問題而影響學習意欲或缺乏積極性時，你通常會如何應對呢？是否有一些經驗或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曾偉信：確實如此，學業對很多孩子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壓力。特別是在我於屯門醫院精神科工作的經驗中，許多學生一聽到某些科目，例如數學或英文，就立刻抗拒，甚至直接說：「我不行的！從小學到現在中四，我從來沒學好過數學！」這類情況十分常見。

但我們發現，有些學生在傳統教學模式下無法順利學習，例如數學計算對他們來說很困難，但如果轉換為圖像學習，他們反而能理解。因此，我們會運用 iPad、立體圖像教學，甚至遊戲化學習來激發他們的興趣。例如，讓學生透過互動方式探索數學概念，或引導他們將腦海中的想法轉化為圖像，再慢慢整理成文字或數字。

此外，在醫院學校的環境下，我們擁有一對一教學的機會，這讓我們可以針對每位學生的特點進行個別化學習設計。有些孩子記不住乘數表，我們就改用實物數粒來幫助他們理解；有些孩子學習時需要節奏感，我們可能會透過朗誦、唱歌等方式來增強記憶。透過這些靈活的教學方法，許多學生最終發現：「其實我並不討厭學習，只是過去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而已！」

陳家亮教授：也就是說，過去的學習方式可能並不適合這些孩子，而你們透過不同的方法，成功幫助他們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從而發掘他們的學習潛能？

主持人：在一對一教學的環境下，學生的專注度可能會提高，讓他們更容易發掘自己的潛能。有些孩子其實是懂得某些知識的，只是因為害怕或缺乏信心而沒有表現出來。而你們透過細心引導和耐心陪伴，成功幫助他們重拾學習的信心並發掘他們的能力。

那麼，Miss 胡，你是否有一些特別深刻的個案，可以與我們分享呢？

胡佩珊：曾 Sir，但我的學生則經常跟我說，他們不喜歡上中文課，主要是因為害怕閱讀大量文字。而在我的教學經驗中，我發現這類情況其實可以透過一些方法來改善，甚至家長在家

中也可以試試這些技巧。

例如，如果直接告訴學生：「現在要上課了！」他們通常會抗拒，特別是當他們正在玩手機或其他遊戲時，這種強制性的方式很難讓他們投入學習。但如果換個方式，給他們選擇，例如問：「我們今天要先做閱讀理解，還是聽力練習呢？」學生就會傾向於從這兩個選項中挑選一個，而不會直接拒絕學習。

另外，在閱讀理解的選材上，我們也可以提供不同類型的內容，例如一篇文字較多的文章，與一篇圖片較多、文字較少的文章，然後讓學生自己選擇。這樣，他們會更願意參與學習，即使最終選擇了文字較少的版本，至少已經成功引導他們進入學習狀態，這比強迫他們直接接受課堂內容來得更有效。

主持人：我覺得這個方法很好，因為關鍵在於給學生選擇，而不是直接告訴他們：「今天你必須做這些。」如果學生覺得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面對自己不喜歡的內容時，自然會更抗拒。

但如果我們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不過你可以選擇用哪種方式來完成。」這樣，他們會覺得自己擁有選擇權，能夠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方式，這樣的學習過程會讓人更投入，也更愉快。

陳家亮教授：剛才你提到的例子，大多是因為學生在過去的學習環境或教學方法中，無法發掘自己的興趣。但我相信，還有另一類學生的情況更為特殊，他們可能因情緒問題而無法提起學習的興趣。例如，情緒低落甚至有抑鬱傾向的學生，或者一些罹患重病、接受癌症治療的孩子，他們在病痛與藥物治療的影響下，可能感到極度辛苦，甚至對未來失去希望，對學習完全提不起勁。

在這些情況下，你們是否有一些成功的個案，能夠分享如何幫助這些處於困境中的孩子重拾學習的動力呢？

曾偉信：人生中的不幸往往無法避免，而我們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陪伴孩子們走過這段艱難的旅程。無論是癌症治療還是抑鬱症的藥物控制，這些都是一個充滿反覆的過程，確實不容易。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專注於孩子們仍然能夠做到的事情，並從中鼓勵他們。

我們經常會向學生表達欣賞，比如：「雖然你身體有一些限制，但你仍然願意學習，這一點真的很值得鼓勵。」即使身患重病，他們依然努力學習，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我曾經教過一位腦癌學生，手術後影響了他的活動能力，剛開始時他的手無法正常使用，但他仍然堅持對我說：「老師，你教我吧！我的腦袋還能計算數學！」更令人感動的是，當他下週



回來上課時，仍然記得上次學過的內容，並且在不斷進步。

如果我們只關注他們治療上的困難，這條路會顯得非常辛苦，但如果我們看到他們的努力與進步，這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治療的一種動力。當學生發現自己在學習上有所提升時，他們會開始意識到：「原來我學到的東西，將來出院後還是有用的！我的人生不只是病痛，我正在為未來裝備自己！」這樣的信念，對他們的康復和成長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也曾見證這位學生在術後慢慢恢復，從最初無法活動，到手指開始能夠動作，視力逐漸提升，行動也變得更加靈活。學習與治療其實是相輔相成的，當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進步，他們會更有信心面對未來。而對我們來說，能夠陪伴並見證他們的成長，是一件非常珍貴的事情。

主持人：其實我認為，在醫院學校工作的老師還需要面對另一個很大的挑戰。對我來說，如果要從事這樣的教學工作，這或許是最難的一關。

當然，我們都希望學生能夠康復，順利出院，回到日常生活中繼續學習。但現實是，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一些孩子的身體狀況逐漸惡化，甚至可能面臨更嚴峻的情況。當遇到這樣的時刻，老師們難免會感到沉重。當你走進病房，看見孩子的狀況不如從前，甚至有些孩子可能已經離開，這種心理衝擊應該是很難承受的吧？Miss Wu，你是如何面對這樣的情況呢？

胡佩珊：確實，學生的病情變化並不一定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我們陪伴學生一段長時間，見證他們的變化，但有時這種變化可能並不理想。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學生，他的身體狀況逐漸惡化，在與老師的對話中，他提到自己有一個心願——他一直希望能夠乘坐直升機俯瞰香港。我們學校剛好有相關的資源，能夠聯繫到合適的機構，最終為這位學生實現了這個願望。他乘坐直升機，在高空中欣賞香港的景色，這對他來說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懷著感恩的心情回憶這段旅程，而我們老師也很欣慰能夠陪伴他走過這一段路。

因此，我們的角色不僅僅是學業上的支援，更是心理與情感上的陪伴。我們希望透過關懷與支持，幫助學生激發勇敢生存的意志，讓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仍然能夠擁有值得珍惜的回憶。

陳家亮教授：聽到這些故事，我真的感到既欣慰又感動。作為醫生，我的角色是提供治療，但我深知治療並不總是能夠根治病情，甚至有時只是延緩病程。而在面對病人的時候，我們醫生往往會迴避某些敏感的話題，例如病人問：「醫生，我的病還會惡化嗎？」或「這個治療什麼

時候會見效？」我們有時會感到難以回答，最終可能將這些問題交由護士或家屬來處理。然而，今天聽到你們的分享，我發現原來還有你們這樣的一群人——每天陪伴病童，不論是在病房還是家居教育的環境中，都在幫助他們面對這些困難。

主持人：剛才聽到 Miss Wu 分享時，我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作為老師和整個學校團隊，當然我們都希望每位孩子的生命都能夠延續下去，但更關鍵的是，在這段時間內，如何讓他們的每一天都過得精彩，充滿正能量，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對吧？

除了學術上的學習，我們也需要兼顧孩子們的興趣與發展。有時候，他們喜歡的東西並不僅僅是課本上的中、英、數等知識，而是一些更具個人意義的興趣或活動。在這方面，醫院學校會如何幫助學生進行這類非學術性的學習，讓他們在住院期間仍然能夠探索興趣、培養熱情呢？

曾偉信：其實，我們也會為學生提供各種其他學習經歷，除了學術上的智能發展之外，我們也十分重視藝術發展及其他領域的學習。例如，在學生身體狀況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會安排不同的活動，讓他們有機會體驗新的事物。

舉例來說，去年 11 月，正值巴黎奧運的熱潮，我們特別為學生安排了一次劍擊體驗活動，讓他們親身感受這項運動的樂趣。此外，我們也曾舉辦傳統茶藝班，學生與家長一同參與，透過學習茶道文化，享受當下的寧靜與專注，最後還能帶著一套茶藝用具回家作為紀念。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不同的學習體驗，讓孩子們能夠探索自己的興趣，發掘學術以外的成長機會，從而讓他們在住院期間也能擁有更廣闊的學習空間和更豐富的生活體驗。

主持人：在一些重要的節日，當然如果學生能夠回家與家人團聚，那是最理想的。但對於那些需要留在醫院的孩子來說，如何讓他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節日的氛圍，感受到來自醫院的朋友、學校的老師和整個團隊的溫暖呢？

最近剛過去的聖誕節，你們是否也特別為孩子們舉辦了一些活動，讓他們在醫院中也能享受節日的歡樂呢？

胡佩珊：是的，其實我們醫院學校每年的聖誕節都會舉辦特別的活動，讓學生們在節日當天也能感受到節慶的歡樂與溫暖，同時將這份快樂傳遞開去。

去年聖誕節，我們的老師與學生們一起舉辦了聖誕聯歡會，讓大家能夠共同慶祝這個特別的

日子。此外，我們的老師們還特意裝扮成聖誕老人，親自走進兒童病房，為孩子們送上禮物。當學生們看到「聖誕老人」出現在病房時，都興奮不已，開心地迎接我們。整個醫院都沉浸在一片溫馨、歡樂的氣氛中，讓孩子們即使身在醫院，也能感受到滿滿的節日喜悅。

主持人：展望未來，你們是否有一些重點發展的計劃，或者正在籌備的新項目呢？因為我相信，以你們這麼熱愛挑戰、善於創新，一定會時刻思考怎樣讓學生的學習體驗變得更有趣、更開心。那麼，接下來你們是否已經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計劃，準備為學生帶來更多創新的學習體驗呢？

胡佩珊：是的，我們希望繼續秉持紅十字會「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的人道精神，並在此基礎上推動 價值觀教育，讓更多學生受惠。

例如，從去年開始，我們成立了一個精神健康支援小組，由我們的老師組成，專門為學校提供相關支援。我們的服務不僅限於醫院學校，而是開放給所有學校申請，讓我們的老師到主流學校進行講座。

截至目前，我們已經到訪了 16 間中小學，舉辦了與精神健康相關的講座，內容涵蓋如何識別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以及 如何預防學童自殺。這些分享來自我們在精神科的前線經驗，希望能夠幫助更多主流學校的教師與教育工作者，提高對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並提供適切的支援。

陳家亮教授：也就是說，你們的工作不再僅限於醫院內的教學，還進一步拓展至外展服務，將影響力擴展到更廣泛的學校和社區，可以這樣理解嗎？

胡佩珊：沒錯，我們的目標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拓展這類外展服務，讓醫院學校的老師與香港整個教育界攜手合作，為傷病學生及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援。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努力，讓更多教育工作者學會如何與這些學生同行，並提供適切的學習和心理支援。

陳家亮教授：近年來，香港社會普遍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那麼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是否也遇到了這樣的挑戰？你們是否需要招聘更多人才？

胡佩珊：人才短缺的問題不僅限於我們學校，而是整個教育界，甚至整個香港都面對的挑戰。因此，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夠透過這個訪問，讓更多人認識醫院學校，希望能夠吸引志同道合的老師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希望更多教育工作者能夠了解醫院學校的理念，並願意投身於這項充滿意義的教育工作。

主持人：其實在醫學界，我們也有不少例子，例如一些曾經是病人的人，在康復後選擇成為

醫生，因為他們在治療過程中深受啟發。同樣地，是否也有曾在醫院學校學習過的學生，長大後選擇投身相關行業？

胡佩珊：你說得沒錯！我們確實有過這樣的案例。曾經有一位學生在出院後回到原校繼續學業，後來他分享自己在醫院學校的經歷時，讓班主任對這所學校產生了興趣。之後，這位老師在我們招聘時來應徵，並提到她是因為學生的分享，才知道醫院學校的存在，也因此希望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這些故事讓我們感到非常欣慰，也讓我們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我們的教師團隊一直努力提供優質的教學，讓學生不僅能夠學習，還能夠感受到關愛和支持。我們很自豪，能夠透過學生的經歷，將這份教育理念傳播出去，讓更多人關注醫院學校的工作。

主持人：這些故事真的很感人！待會兒我們會把這一集節目分享給更多老師朋友，讓他們了解這份充滿意義的工作。或許有些人原本不太了解紅十字會醫院學校，但看完這集後，會開始考慮是否加入，成為這個有愛的教育團隊呢！

陳家亮教授：是的，沒錯！其實有不少老師都希望能夠轉換工作環境，尋找更有意義的教育工作。而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正是一個能夠讓教師發揮專業，同時為有需要的學生帶來改變的地方。

主持人：（笑）不過如果其他學校突然有老師離職，可別怪我們幫你們「挖角」啊！

主持人：最後，今天真的很開心能夠訪問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副校長 Miss Wu 以及曾 Sir。你們的團隊充滿愛心，也讓我們更深入了解醫院學校如何幫助病童，不僅讓他們克服身體上的困難，還能夠持續學習，認識生命的價值。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胡佩珊 & 曾偉信：謝謝！

主持人：感謝你們今天的分享，希望未來有機會再次邀請你們來和我們交流！